



花狂月

当木当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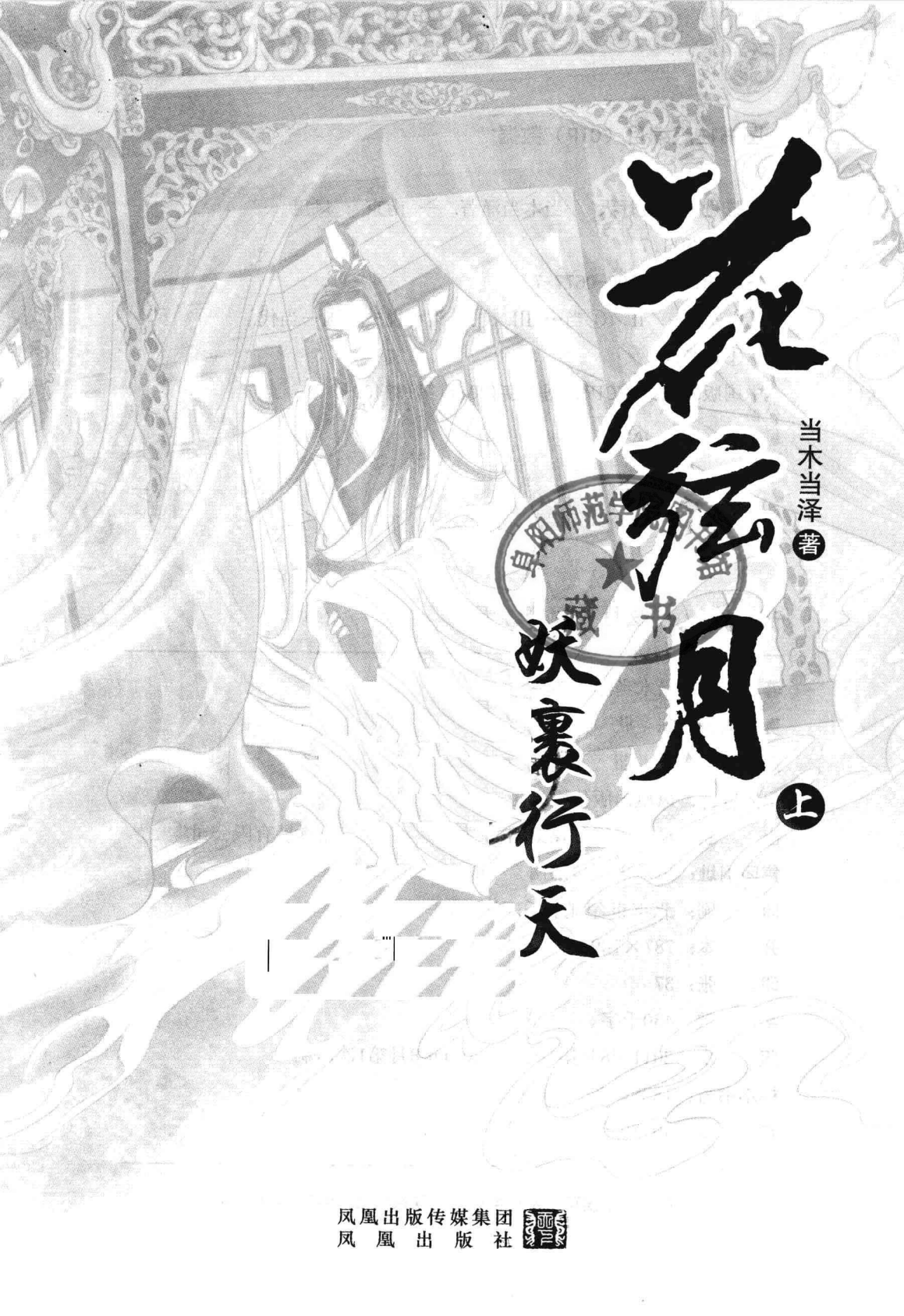
妖裏行天

上

月下踏尘而来，只一眼便是永生。
遇见你，这是生命的奇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花弦月

当木当泽 著

上

妖裏行天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弦月·妖裹行天 / 当木当泽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506-0677-7

I. ①花… II. ①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7469号

书 名: 花弦月·妖裹行天

著 者: 当木当泽

责任编辑: 陈 欣

策划编辑: 史 翔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37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677-7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序

乱世之下，硝烟纷扰。妖魔横生，鬼怪当道。

即便生命微小如尘，依旧浊世徘徊，嬉笑怒骂间，自有求生之法。

神仙？妖怪？管你身在三界外。我只管保命，钱财为伴。为何命途多舛，偏将我牵连？

过去？未来？记忆全然成渺然。我只从号令，荡平山川。为何心旌荡漾，谁是我亲眷？

天下？恩怨？悲悯之心若水潺。我只平妖佞，生死皆满。为何期愿难遂，令我尝悲欢？

【上】

第一章 月君 / 001

第二章 血河 / 012

第三章 奇遇 / 022

第四章 同行 / 033

第五章 雷云 / 042

目 录

第六章 春心 / 053

第七章 分别 / 063

第八章 七煞 / 072

第九章 意外 / 081

第十章 异举 / 088

第十一章 妒心 / 097

第十二章 受困 / 106

第十三章 轻弦 / 117

第十四章 猪精 / 126

第十五章 罗衣 / 135

MULU

第十六章 对峙 / 146

第十七章 蛊漠 / 155

第十八章 荒丘 / 165

第十九章 惊遇 / 174

第二十章 情起 / 182

目 录

第二十七章 月怀 / 251

第二十八章 备战 / 260

第二十九章 幽冥 / 270

第三十章 冥使 / 279

第三十一章 情动 / 291

第二十一章 朋友 / 192

第二十二章 止君 / 201

第二十三章 同灼 / 210

第二十四章 关怀 / 219

第二十五章 醉君 / 229

第二十六章 良血 / 240

MULU

【下】

第三十二章 情切 / 301

第三十三章 告白 / 309

第三十四章 纷争 / 318

第三十五章 执愿 / 326

第三十六章 花月 / 334

目 录

第三十七章 临战 / 344

第三十八章 华阳 / 354

第三十九章 醉思 / 364

第四十章 魂罩 / 370

第四十一章 大战 / 379

第四十二章 谋心 / 388

第四十三章 镇魂 / 396

第四十四章 鹤云 / 406

第四十五章 父女 / 414

第四十六章 刀魂 / 424

MULU

第四十七章 谋思 / 433

第四十八章 遂愿 / 445

第四十九章 月乱 / 452

第五十章 沼离 / 460

第五十一章 考验 / 471

目 录

第五十二章 弦语 / 480

第五十三章 情问 / 490

第五十四章 暗潮 / 504

第五十五章 成全 / 516

第五十六章 临危 / 527

第五十七章 醉舞 (上) / 540

第五十八章 醉舞 (中) / 548

第五十九章 醉舞 (下) / 558

第六十章 乱战 / 566

第六十一章 双飞 / 575

MULU

| 第一章 月君 |

中原之地，硝烟四起，数国并立，占山为王者众多，流寇无数，百姓苦不堪言。一些偏远之地，城外草长过腰，饿殍满地。“人牲”已不新奇。

不到傍晚，大新城的东大街上就已没什么行人了。街口突然走来十几个闲散的兵勇，为首的二人一高一矮。高的那个国字脸，横眉立目，半敞着怀，胸膛上有道狰狞的刀疤。他扛着刀，对身边矮他大半头的少年说：“阿奇，怎么样，敢不敢干？”

那个被唤作阿奇的，看上去极年轻，体形清瘦，眉清目秀，衣扣系得严丝合缝，此刻边走边轻搓下巴，似在思考什么。

“阿奇，你调到库府当差，这等好机会，不要白白便宜了别人。”

“不是不干，老子总得算计算计……”话未说完，忽见天空涌出大团黑云，整条大街瞬间暗了下来。与此同时，身边的兄弟们一个个眼神都有些呆滞。阿奇只觉一股莫名的寒气从脚底涌上来，顿时四肢发麻，手足都不听使唤了，甚至连眼球转动起来都极为困难。

前方猛然出现一排黑衣人，正抬着一架轻纱软榻，飘飘然踏着烟云而来。这些人个个面容灰白，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们肩上的软榻四面围着淡红云纱，四角悬坠小铃，轻轻脆响。榻中央半卧着一个人，周身罩着一团淡淡的银粉光晕。

这群人在距离阿奇他们三四步处停住，脚下浮云不绝，天空浓黑若夜，空落落的大街上，只有这两队人对峙着。

“都动不了了。”右前方的人阴森森地开口。一听他如鬼魅般的声音，

阿奇就觉得浑身发麻。

“看来不是什么好货。”左前方的人说道。

“月君肯定瞧不上。”第三个说。

“那便宜我们了，人血总比别的东西强。”第四个的话最恐怖。

“鬼！”阿奇脑中一下子就反应出这个词来了。爹说过，如今鬼怪横生，茹毛饮血的人就是让鬼附了身，眼前这些人一定是这样的。此时一定要挣脱！虽然自己被那股莫名的寒气搞得身体发麻，但恐惧让他爆发出求生的本能，体内的血液乱涌乱窜，突然觉得指尖可以微微颤动了。他立刻在体内疯狂运力，心跳频率带动热血沸腾，悄悄提气呼气，很快感觉脚底也能活动了，太好了！或许还能跑。

阿奇的意识正处在混乱中，忽然一只白森森的鬼手伸过来，扼住了身边稍瘦的四海的脖子！四海直挺挺地被那只手勒了过去，一张鬼脸紧接着从他的肩后绕过来，在他的颈上蹭来蹭去。只见四海一阵抽搐，整个人像被抽干似的萎缩起来！随着他身体的逐渐干瘪，其身侧的鬼脸开始微微泛起红晕，像是重生一般鲜活起来。

阿奇看得肝胆俱裂，知道再这样下去，就要被他们全吸干了！血骤然往上涌，他猛一提气，“嗽”地叫出声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将正准备享用大餐的鬼震得一愣。没等他反应过来，阿奇已直跳起来，猛一回身，撒腿狂奔！却不料那榻中央迅速飞出一条笔直的纱带，如一支离弦之箭直追过来，裹住他绕身一缠，硬是把阿奇的身体拉起来，又嗖的一下飞回榻中央。

“全带回去！”榻中央传出一声低语。阿奇侧倒在榻中，迷迷糊糊地看到面前有一对微狭而清亮的眼眸，漆黑而明澈。榻四周轻纱飘荡，烟雾迷离，而那双眼却有如黑夜中的星辰。这幽深的璀璨迷惑了人的神魂，让阿奇耳畔响起魔笛般的旋律，迷离中阿奇彻底丧失了行动力，不再挣扎，连视线也渐渐模糊，意识逐渐消失。

他终是逃不掉，要死在这里了！这是最后的叹息，似灵魂发出的绝望哀鸣！一刹那光怪陆离，眼底蒙上黑暗，重重压迫下，他似乎听到爹的声音，在脑中回荡不去。

爹说：洛奇，一定要活下去！他的神魂仿佛飞到了四年前，飞到了巴梁山一个叫太平镇的地方，那是他的家乡……

阿奇再度醒来时，只觉四肢乏力，头昏昏的，根本抬不起来，虚弱得犹如生了场大病。但乏力酸痛是活着的感觉，他没有死吗？他心底一震，感觉渐渐恢复，触手的温软丝滑让他彻底清醒了过来。

只见头顶上方冰蓝色的巨大的纱幔，柔而不透，滑而不腻，软而垂顺，色泽虽浅却格外鲜亮。原来他躺在床上！这张床好大，圆形的大床，白底蓝花双绣的锦被，身下裹着纯白厚绒毯。床边有个八宝香炉，地上铺着厚毯，沿窗一溜儿横卧大榻。窗上镂着精美的花纹，窗纱都是云色天青的色调。

逐渐清醒的意识让他很快回想起那双如魔如幻的眼睛，回想起在他眼前被渐渐吸干的四海、满眼惊惧绝望的大牛、枯干而惨白的鬼脸、艰涩而阴森的声音，以及黑雾之中的轻纱、寒彻入骨的冰冷、一瞬间的疼痛与僵直……一圈圈兜转，最后又回到那雾中的明眸！

他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现全身无力，这种无力感让他再度绝望！不，不行，他还没有找到爹爹，怎么能死得这样不明不白？他一直以为自己也算身经百战，深谙逃生之法。但他该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逃生？恍惚间，爹爹的声音依稀传来……他要活，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

纷乱中忽觉白影一晃，有个人走到了床边！这人是怎么过来的，他不知道，只感到四周温度骤然下降，他一个激灵，马上想到之前恶鬼饮血的情景，周身不禁疯狂地颤抖！

“醒了？”这浮烟般低沉的声音让他几乎又陷入迷幻。恐惧放大到无限竟然成了一种绝望的宁静。听着这个声音，他竟然想去看清楚那声音的主人。却只看清腰部以下是白色的衣摆，溜着细细的银边；从开襟的位置看下去，是白色镂花的长靴，纤尘不染！就算此时这人身边环立恶鬼，踏着一地鲜血，依然让阿奇觉得对方仿佛是立在鲜花雾影之中。

“女人？”那人只说了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却让阿奇从迷幻中清醒了。

女人？对，没错，她是女人。这个秘密她可是掩藏四年了！自觉没什么地方会暴露，况且她的衣服也是完好无损的，怎么就让这个人一眼看破

了呢？

但此时她要想的不是这些，她应该想的是如何活下去！就算那些人是鬼，她也不能这样死去！这四年来在战乱中生存，已经让她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绝不放过任何机会！在一次次的死里逃生中，求生已被锻炼成了本能，浸入她的每一滴血里，只要有一丝丝光芒，她都会直觉地捕捉。要活，才是她的根本！

当这种意识充溢在脑中，希望给了她超越极限的力量，她的身体居然可以动了！她挣扎着伸出手，抓住那人的白衣，顺势连人带被滚下床去，嘴一咧便号啕怪叫起来：“英雄，英雄就饶了小的一命吧！”她的脸皱成一团，对着白衣摆声泪俱下，“英雄，小的也是被逼无奈，才跟了大新城主宋成泰这个狗贼啊！他杀我全家三百多口，小的忍辱苟活，是想有朝一日可以手刃狗贼，为亲人报仇！如今，英雄降世，小的这才看到了朝阳！小的愿为马前卒，为英雄带路，一举杀入大新王城。那王城里九曲十八弯，机关密布，暗道重重，只有小的拥有非凡记忆，才可来去自如啊，英雄！”她边哭边扑过去，把脸贴在白衣上，浑身抖如筛糠，耳朵却竖立听着上面那个人的反应。半晌听不到动静。她心下惶然，难道此人不是来探军情，要占大新城的吗？

静了半晌，忽然听上面传来轻轻一声，“你家三百多口怎么就你苟活了？”

你管我怎么苟活的！领会意思不就行了？正腹诽间，白衣已从她的臂肘间抽了出去。只见那白衣上已是惨不忍睹，沾上涕泪，皱皱巴巴的，光彩全失。她还在想编些其他的悲惨事，而那白衣人已然消失不见了！

她身体一瘫，再没半分力气。脑子有些空，嘴却忍不住微微咧开。至少，她确认了一件事：她暂时不用死！

阿奇呆怔怔地裹着被坐在地上，打量这空荡荡的大屋，隔着纱帘隐隐可见外面还有堂室。这是什么地方？抓她的人是什么来头？目的何在？之前那些恐怖场景究竟是幻是真？她脑子里乱成一团，毫无头绪。听声音是个男人，看打扮也是个男人，他的腿那么长，该是个成年男人。白衣白裤，老爹也总喜欢那样，虽然老爹的白衣上总是补丁擦补丁，衣料也差了很多，但她还是觉得，老爹英俊潇洒！唉，老爹，你在哪里啊？

没错，她是女人。她姓花，名洛奇，十五岁，若在太平年间，该是出嫁的年纪了吧。但现在，她不仅举手投足都像男人，甚至连女人该有的曼妙身姿都没有，胸平得根本不用束。还有，她都已经十五岁了，还没有信期。算了，没有就没有，她也不想有，听说很麻烦呢！

自宋成泰占了大新城称王之后的这一年多里，日子稍安定些，因此她个头蹿得快，比一般女子都要高些。也正因为她身材平板，声音很中性，举止很爷们儿，从十一岁起就一起混的大牛等人都没发觉她与普通少年男子有什么分别。大牛！她不由得又想起这位出生入死的兄弟，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对于自己的小命，她暂时不必担心，她能再度睁开眼，不管对方出于什么目的，至少是不想她马上死。她到现在还有点怀疑，之前那场景究竟是不是做梦？

一边想着，一边伸手摸向酸酸的脖颈，她微怔了一下，居然摸到一条布带！脖子是被布裹着的，而且手触之处还有些隐隐作痛……她机灵一下，那不是做梦，这世上真有吸人血的鬼！难怪她醒来觉得浑身无力、四肢疲软。难怪那个白衣白裤能认出她是女人，敢情已经吸了她的血了！但是，她怎么就没被吸干呢？她盯着自己的手臂，怎么看怎么感觉好像又细了。那个鬼不会是想留着她慢慢吸吧？太可怕了！

啊，她成了“人性”！还不是那种被直接剁了卖肉的人性，而是喂得白白胖胖然后洗好脖子让鬼吸血的人性！

她刚发了一会儿呆，便冲进来四个小丫头，一脸灰白、不死不活的样子，她们看她的眼神直勾勾的，令人毛骨悚然。

她还没喊出声就被她们摀住，每一个都力大无穷，架起她就出了厢阁，穿过大堂室，绕进一间小屋，那里哗哗地流着水，像被包在屋里的小瀑布，下面是潭。她们把她直接扔进去洗，水是冷的，冻得她咬牙切齿，怒骂不绝。她们的手也是冷的，她怎么也挣不脱，生生让她们从头刷到脚。然后为她换了新的女人衣服，还给她重新换了裹伤布。自始至终她都无力抵抗。到最后她也懒得骂了，干脆乖乖地任她们摆布。折腾完，她们又把她直接架出房间，来到一个花园。在那里，坐在一张大桌子边的，正是那白衣人。此时正值午间，又是初夏，阳光像是给他笼了一层淡金的光影。

她们一直把她搵到桌边，然后木然地说：“月君，人带来了。”

月君？是那个榻里的人吧！洛奇看他的侧脸，便知是个很美的人。很美，但很冷，不是气质，而是他周身的温度，坐在他的身边，只让人觉得冷。

她扫了一眼桌子，桌上摆满了各色精致的菜品，但这种饭菜香，在他清冷的温度下，也让人觉得索然无味，加上她对自己生死未卜境况的惶惑，所以即便是色香俱全，而她又腹中空空，却难有半分食欲！

“扮回女人，果然不同了。”他转过脸来看她。侧面就很美，正面更有种令人窒息的精致的美。白皙的肤色，飘忽的眼神，淡定的表情，渺然的声音，让人觉得不真实。

“你的血很好，养胖点就更好了。”他淡淡地说，又转回脸去看池上密密铺开的荷叶。

一听这话，那四个小丫头便把桌上的菜装了一大盘摆到她面前，强搵着她的头，说：“吃！”

“就是长得有点丑。”他又说，其中一个丫头马上从桌上拿了一块大帕子，伸手就蒙她的脸。洛奇还没回过神，眼前一黑，鼻孔以上全被盖严了，而且有筷子夹满了东西往她嘴里塞，险些直接捅穿她的嗓子眼！片刻工夫，她已被人填了满嘴的食物。也不管她咽不咽得下，四个丫头就跟傻子般只管强搵着她填喂，到最后她都尝到土味了！她挣扎得更厉害了，呜呜乱叫着，直到他又低语道：“换一桌新的来。”这才把她从被四人狂填的阵势里解救出来。

她喘着粗气，把那块大帕子掀开，看到桌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油啊，汤水啊，食物渣子什么的，她自己身上也沾了不少。但很奇怪，他明明就坐在对面，却一点没被波及。那四个怪丫头已经不见了，估计是听了他的话去换新的。她将帕子扔到地上，泄愤般乱踩几脚。他转过身，上下打量着她，“你不怕吗？”

洛奇气得有些神志不清了，直起身来瞪着他喘粗气。怕？当然怕！但她不是笨蛋！从他的话里，她又听出几个信息：她的血好，不管他是不是吃人鬼怪或是练什么邪门歪功，至少短时间内，她不会有性命之忧。人死了自然没血了，要血液她就得活着，而且他还很费事地帮她填食，那是怕

她身体受不住一命呜呼。

她一脚踏在边上的椅子上，大刺刺地搓着下巴，一脸挑衅地看着他。

“已然换成女装了，行为还这么粗鄙。”他眉眼不动地说话，却依然动人。

“你管我粗还是细呢，老子就这样！卖相不好，找别的人牲去啊！”她扬着眉，言语间却在试探他是否有别的选择，若有她就得收敛些了，先保命再想办法逃跑；若没有，哼哼，那日后就好办多了。

“好吧，我不管你了。”他忽然站起身来，脸上根本没有任何表情，抖抖衣襟，渐行渐远。她心里乐开了花——哈！果然无可替代啊，那大爷就爽快了。先勉为其难地当一阵子人牲，搞清楚状况再作打算。

不多时，那四个傻了吧唧的丫头又回来了。果然是去换新的饭菜了，每人都托着一个大圆盘，里面放满了吃的，足够十个大汉吃一顿的。这回洛奇学乖了，没等她们动手填，自己便乖乖往嘴里塞。性命要紧，其他事情先放一边。不用他说，她也会把自己养得壮壮的，不然没等跑，他吸几次血后她就完蛋了。这四人面容枯白、目光呆滞，大约就是让她们的什么月君给吸的。她可不要变成这样！她还要去找失散的老爹，不管多艰难，她都要活下去的。

她乖乖地吃了一大堆美食，直到食物顶到嗓子眼才停嘴，抚着圆滚滚的肚皮，不停地打着饱嗝。两个丫头开始收拾东西，另两个又一左一右架着她的膀子，把她架回之前有张大床的那个房间去了。

她被她们架回到床上，然后听她们说：“睡。”洛奇堆了一脸笑容刚想打听点儿什么，可那声“姐”还没叫出口，已经被直接摁倒，大被一裹，最后还是那个字——“睡！”

要是她被这四个痴呆儿盯着照这种方式生活下去，她敢肯定，一个月之后，她流出来的不是血，而是油！

洛奇在这个小院一住就是七天，这七天里再没见过那个什么月君。那四个痴呆儿除了会跟她说“吃”、“睡”这两个字外，对她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充耳不闻，而且把她看得严严实实。

她此时托着腮帮子坐在屋里，腿一抖一抖的。今天阳光大好，晃得堂

室里金灿灿的。四个痴呆儿有两个在她身边看着，两个去拿吃的了。正觉无趣，忽听前院传来一阵笑声。笑声？对，而且是女人的笑声！她跳起来，几步便奔到堂屋。那两个痴呆儿果然紧跟上来，她也不理，贴着门从门缝里往外瞅。

前院走进一男两女，男的正是那个叫月君的，还是一身白衣，纤尘不染，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更是万年不变。而那两个女的却是巧笑嫣然。

先进来的女人身形高挑，形态婀娜，丰胸细腰，一张微尖的瓜子脸上细眉若柳，鼻尖微翘，嘴唇丰盈。贴身穿件黑底红花长裙，裙衩居然开到大腿，白肤如凝脂，半掩半露，非常诱人。她的手正搭着月君的肩，一副眉飞色舞的勾魂模样。这女人长得很美，神态也很妩媚，可洛奇却发现，这女人根本没有任何的感情流露，即使是在笑也没有！

她身后跟着一个稍矮些的女孩，鹅蛋脸，圆眼睛，樱桃小口微微带笑，眼波流动间透着好奇，还有那么一点点窃喜。一件鲜绿的宽袖掐腰小衫衬白色长裙。虽然身材没那么出众，容貌也只是中上，但在洛奇眼里，她才是鲜活动人的。

见那三人朝屋内走来，洛奇吓得忙窜回桌边坐好，摆出一副垂首蹙娥眉的呆相。刚坐好便听门一声轻响，三人进了屋。那两个痴呆儿刚刚是跟着她跑回来的，现在一听门响，马上四手齐抓，拎小鸡一样又把她给拎出去。害得她刚摆好的姿势都没来得及让人看到。洛奇也懒得挣扎，任凭她俩把她拎回堂室。

“是这个？”高个的女子看了她一眼，轻声问道，忽然抬眼看着月君，“月，我拿鸢儿跟你换如何？”一听她这般说，边上的女孩儿霎时飞红了脸，微张着口，却没言声。

“不换。”他根本不看洛奇，只是瞅着堂室里空荡荡的桌子，“今天怎么还没吃饭？”

“是，月君，已经在准备了。今天她起晚了，所以时辰延迟了一会儿。”痴呆儿只有对着他的时候不痴呆，洛奇简直服了。

那女人听了他的话也不介意，只是垂眼看向身后的女孩儿，“鸢儿，月不肯换呢。”

那个叫鸢儿的飞红了脸，只是轻声道：“影姐姐，我今天在这儿吃饭吗？”

“嗯，你跟她一起吃吧，我一会儿来接你。”那女人声音温柔，却不含丝毫感情。说完，她看向月君，“月，我们走吧。”

洛奇只顾看着那个叫鸢儿的女孩，只觉得她一颦一笑、一羞一喜，皆是发自内心，与这两个人完全不同。刚才那美艳女人张口要交换，估计她和自己是一样的，也许可以从她身上找点线索。

那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门，好像刚才来只是为了看她一眼而已。因为多了一个人吃饭，痴呆儿也走了一个，估计是去添菜了。

洛奇松了松被人抓痛的肩，慢慢地踱向她，“你……”正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打开话题，突然那个鸢儿冲她笑了笑，“大哥，你好！”

洛奇一怔，本能地低头看自己。今天起晚了，没穿裙，只着一条宽腿白绸的裤子，身上是一件中衣，头发随意扎成一束，加上她一副很爷们儿的样子，所以……咳，大哥！没事，反正她也听习惯了。

“我叫花洛奇，来了七天了。你呢？”

“我叫冯鸢，来了三年了。”她倒也不认生。

“你也是人牲吧？”洛奇看着她坐在桌边，好像一门心思在等饭。听她如此问，鸢儿愣了一下，好像不太明白。洛奇指了指自己的脖子。鸢儿微张嘴道：“什么意思？”

“没人吸你的血吗？”洛奇又加了一句。

“哦！”她恍然大悟，点点头，接着开口，“怎么能叫人牲呢？影姐姐对我可好了。”

洛奇看一眼那个留在屋里的痴呆儿，压低了声音，“你傻啊？让人吸血还说好？不怕死吗？”

鸢儿一听，微微皱了眉，认真地说：“大哥，你刚来，我不怪你。但影姐姐人很好，对我也很好的。我来了三年了，她平时老给我好东西，病了也关心我，比以前我自己过的时候不知好多少倍。刚开始我也怕的，但是慢慢就习惯了，一点也不痛的，而且不会死的，放心吧！”她此时像个大姐姐一样安抚她，“你安心在这儿住几天，等咱们回太康山后我还找你一起玩！那里还有几个像咱们一样的，比这儿可热闹多了。”